

# 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

孙 宏 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内 容 提 要

本文试图从纳西语的基本特点出发,讨论它在藏缅语族总体特征中的历史地位。本文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介绍 19 世纪以来,国内外语言学界对纳西语历史地位的讨论情况,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此问题的各种意见。然后从纳西语和藏缅语族的一些重要语言常用词的比较,看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其次从一些重要的语音现象的比较看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再其次从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的比较看纳西语和藏缅语族语言的远近关系。最后讨论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纳西语是兼有羌语支和彝语支一些重要特点的语言,对纳西语历史地位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藏缅语族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解释藏缅语族语言中一些目前尚未解决的难题。文章还讨论了由纳西语历史地位的讨论所引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些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纳西语 藏缅语族 基本特点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H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1)01-0090-10

## 一 引言

论证一个语言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可以从它的重要性来看,例如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是一个很出名的语言,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有人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对纳西族的语言和文字进行研究。就目前已经知道的最早发表文章的有德思哥丁思(Auguste Desgodins),他在 187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澜沧江和怒江一带的语言时,引用了傈僳、怒、白(民家)、纳西(摩梭)、藏等语言的词汇进行比较<sup>①</sup>。其后,是一个法国学者叫台林(Terrien)的,他在他的文章《彝文和纳西文》中,简要介绍并比较了这两种文字的特点和异同<sup>②</sup>。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位国内外学者发表文章讨论了纳西族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史上,除了极少数语言有这种情况外,总体来说是很少见的。这是因为,纳西族有一种历史悠久而且在文字发展史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东巴文。

论证语言地位也可以从语言结构特点来讨论。譬如说,藏缅语族有 200 多种语言,而纳西语是藏缅语族中的一个语言,我们可以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目前保留在纳西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方面的特点中,分析它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看看它在藏缅语族中与哪些语言的关系比较接近,与哪些语言的关系比较疏远。过去,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人发表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如劳费尔在 1916 年就著文论证过,关于这一点下一节将详细介绍。

关于语言历史地位的讨论,除了从语言结构本身开展研究以外,还需要联系使用这个语言的民

---

\* 本文曾经在 1987 年纳西东巴语言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要旨,1991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语言学系曾经以同样的题目做过学术讲演,但始终未能成文。1999 年 10 月,云南丽江举行纳西东巴文化艺术节,并举行学术讨论会,本文要旨曾在该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

族的历史、深层文化、考古、原始宗教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它的结论才经得起学术检验,可惜我对语言以外的研究一窍不通。

本文试图仅仅从纳西语的基本特点出发,讨论它在藏缅语族总体特征中的历史地位。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对这个历史疑案的讨论,以求得一个比较符合语言客观事实的大家可以接受的意见。

## 二 前人关于纳西语地位问题的讨论

也许有人会说,纳西语的历史地位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定论,它在谱系分类中属于彝语支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这句话不假。前面提到,早在本世纪的 1916 年,著名语言学家劳费尔就提出了在藏缅语族中存在着西-摩-罗语支<sup>①</sup>。这里所谓的“西”是指西夏语,“罗”指彝语,“摩”即指纳西语,这 3 种语言构成了一个语言集团的代表语言,加上这个语支的其他一些语言,构成了被后来学者一致定名的“彝语支”。这一学术观点一直沿用至今。但是,随着一些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语言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亲缘关系的研究日趋活跃,对语支内部一些语言的归属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证。纳西语的归属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首先,对纳西语归属于彝语支的分类提出不同看法的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谢飞(Robert Shafer),他在著名的《汉藏语导论》一书中全面讨论了汉藏语系的分类。在藏缅语族分类下的缅语群,包括了 3 个语支,即缅语支、怒语支和莫如(Mru)语支。在缅语支下面,分了 4 个语组,即缅语组、彝语组、霍尔语组和西夏语组。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这里所谓的缅语支,即一般人眼里的缅彝语群。而且比缅彝语群的范围更大,因为它包括了霍尔语组,这一组实际上包括了部分羌语支的语言。他在这一支下面,列出了 3 个未归类的(unclassified)语言,或称无法归类的语言,其中一个就是纳西语。<sup>②</sup>可见,纳西语在西方语言学家眼里,它的语言地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其次,美国著名汉藏语专家白保罗(Paul K. Benedict),他在他的《汉藏语概论》<sup>③</sup>一书中虽然没有列出分类表,但是他的观点经澳思廷·海尔<sup>④</sup>整理,大体可以表述为在缅彝语群里,总共分了 6 个语支,即缅语支:其中包括缅甸语、阿昌语、浪速语、勒期语、蓬语等;南部彝语支:其中包括哈尼语、拉祜语、毕苏语、普诺依语等;北部彝语支:其中包括彝语、阿细语、傈僳语等;怒语支:其中包括怒语、独龙语等。除此以外,他还分出一支文献语支:其中包括西夏语、白狼语、骠语等。最后一支被称为被分剩下的语支(residual subtypes),其中包括纳西语、霍尔语、木雅语、木里语等。我们暂且不管其他语支的分类是否合适,单说与纳西语分在同一支里的几种语言,几乎都是后来被归入羌语支的语言。

再其次,丹麦著名汉藏语专家易家乐(Egerod Søren)70 年代在大英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藏语系”词目的分类中,对汉藏语系语言进行了全面分类,其中缅语群的分类是这样的:他首先将缅语群分为 3 个语支,一个是缅语支,另一个彝语支,再一个是羌-摩梭(纳西)语支,在这一支的说明文字里,作者指出:这一支的语言与彝语支的关系不清楚。

进入 80 年代,澳大利亚的彝语专家布莱德雷(David Bradley)1982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从语音对应和同源词的情况出发,对缅语群做了比较详细的层次分类。他在第一层次首先把缅语群分为纳西-缅-彝语支和乌贡语支;在第二层次把纳西-缅-彝语支分为纳西语组和缅彝语组,在纳西语组里,包括纳西语、西夏语和尔苏语(或称多续语),在第三层次的缅彝语组里,再分缅语团和彝语团。这种层次分类首先表明纳西语不在缅彝语这个层次,而是比它要高一个层次,其次表明纳西语和西夏语、尔苏语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两种语言现在都被认为是羌语支中的语言。

到 90 年代,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仍然没有得到一致认识。美国著名汉藏语专家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在他主编的《藏缅语族的语言和方言》一书中,有关纳西语的分类是这样表述的:纳西(摩梭)语或许接近彝语支语言,但考虑放在彝语支外也许更合适。

由此可见,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在学术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纳西语的历史地位,但是,他们发现,在词汇方面,纳西语与藏缅语族

彝语支语言的同源词比彝语支内部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要少，语音对应也不如彝语支内部一些语言那样整齐，纳西语中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和彝语支语言有明显不同。至于一些学者把纳西语和羌语支语言放在一起，他们也没有提出多少科学的论证，因为羌语支语言的资料在那个时代还相当匮乏，仅仅发表了少量语言的少量资料。而且羌语支语言的历史地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

### 三 从词汇比较看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

词汇特别是语言中的核心词是比较稳固的，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往往可以从词汇比较中了解他们发生学关系的远近。换句话说，甲地的语言与乙地的语言相比较，同源词比例越高，说明这两地的语言关系越接近，反之，则说明它们的关系疏远。这种比较既可以用在语言和语言之间，也可以用在方言与方言之间。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一般来说要比方言与方言之间少。

识别同源词也是一个难题，两个比较接近的语言，同源词比较容易识别；两个分化时间久远的语言，由于词的语音面貌经过长期的磨损，演变得彼此面目全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它们的同源关系有很大的困难。语音对应规律有时可以帮助语言研究者解决这个难题，往往可以把面目全非的词通过语音对应规律，拟测它们的原始形式，建立起它们的同源关系。当然，这样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很难很难的。举一个例子来说：“马”在纳西语里读 $zua^{33}$ ，羌语读 $zu^{55}$ ，史兴语读 $r\dot{s}^{35}$ ，南华彝语读 $mu^{21}$ ，弥勒彝语读 $mo^{33}$ ，阿依语读 $me^{31}$ ，土家语读 $ma^{53}$ ，哈尼语读 $mu^{31}$ ，傈僳语读 $a^{55}mo^{31}$ ，白语读 $me^{33}$ ，缅甸文字转写为 $mra^{33}$ ，达让僜语读 $ma^{31}io^{55}$ ，义都洛巴语读 $ma^{55}io^{53}$ ，阿昌语读 $mza^{31}$ ，载瓦语读 $mja^{21}$ ，尔苏语读 $mbo^{33}$ ，贵琼语读 $mbu^{35}$ ，却隅语读 $bre^{13}$ ，嘉绒语读 $mbro$ ，扎巴语读 $mbzo^{13}$ 。我们从上面马字在藏缅语族各种语言里的语音形式，可以看到，这个在藏缅语族许多语言有同源关系的词，而它们的语音形式已经演变得彼此完全看不出关系了。从它们的声母情况来看，纳西语、羌语、史兴语是同一种形式，彝语、阿依语、土家语、哈尼语、傈僳语、白语是同一种形式，缅甸语、达让僜语、义都洛巴语、阿昌语、载瓦语是同一种形式，尔苏语、贵琼语是同一种形式，却隅语是一种形式，嘉绒语、扎巴语是同一种形式。尽管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语音形式，我们从嘉绒语和扎巴语的语音形式中找到了各种语音形式之间的某种联系，从而建立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演变脉络，尽管象纳西语、羌语、史兴语和彝语、阿依语、土家语、哈尼语等之间在声母的语音形式方面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关系，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构拟，进而确立了这些词之间的同源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以《藏缅语语音和词汇》<sup>2</sup>为主要比较资料，剔除了部分汉语借词和新词术语，将纳西语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与国内藏缅语族的相关语言进行比较，得出初步结果如下：

比较语言	被比较语言	比较词数	同源词	百分比
纳西语 (西部方言)	喜德彝语	970	304	31.3%
	哈尼语	966	294	30.4%
	傈僳语	981	311	31.7%
	羌语	950	260	26.3%
	木雅语	903	244	27%
	纳木义语	911	289	31.7%
	尔苏语	947	271	28.6%
	阿昌语	920	233	25.3%
	拉萨藏语	922	203	22%
	景颇语	948	199	21%
<hr/>				
纳西语 (东部方言)	喜德彝语	984	301	31.8%
	哈尼语	969	288	29.7%
	傈僳语	979	303	30.9%

羌语	955	285	29.8%
木雅语	907	254	28%
纳木义语	917	301	32.8%
尔苏语	956	315	31.9%
阿昌语	918	221	24.1%
拉萨藏语	920	210	22.8%
景颇语	944	205	21.7%

从上述这个比较表中大体可以看出纳西语在词汇比较同源词方面的端倪。试分析如下：

1、纳西语与彝语支同源词的百分比仍然处在较高的比例，一般在 30%左右。从纳西语和彝语、哈尼语、傈僳语的比较中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2、纳西语西部方言与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略低于彝语支，但值得注意的是纳西语东部方言与羌语支的同源词却与彝语支不相上下，个别语言还略高于彝语支。更值得注意的是羌语支南支的语言如尔苏语和纳木义语与纳西语的接近程度要高于羌语支北支。<sup>①</sup>甚至要高于彝语支语言。

3、纳西语和缅语支（阿昌语为代表）、藏语支（藏语为代表）、景颇语支（景颇语为代表）同源词的百分比要低于羌语支，但是中间也有区别，其中纳西语与缅语支同源词的百分比要高于另两个语支一个档次。这说明，纳西语和缅语支的接近程度要高于藏语支和景颇语支。这又从一侧面说明彝语支和缅语支是比较接近的两个语支。

4、在词汇比较中，我们发现纳西语确实有一批常用词仅仅与彝语支接近，同时也发现有一批词仅仅与羌语支接近，特别是纳西语的东部方言更明显地接近羌语支的南支。

为了进一步说明纳西语和羌语支的关系，下面拟举出一部分实例，证明纳西语和羌语支语言接近的程度（例证均引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1) “路”，纳西语西部方言  $z\epsilon^{33}gv^{33}$  东部方言  $z\phi^{31}$

羌语支：普米语  $zue^{55}$  扎巴语  $z\phi^{35}$  尔苏语  $r\eta^{55}pha^{55}$  史兴语  $ra^{55}f\ddot{u}^{33}$

彝语支：喜德彝语  $ga^{21}mo^{21}$  哈尼语  $ga^{55}ma^{33}$  基诺语  $jo^{33}kho^{33}$

(2) “麻（布）”，纳西语西部方言  $sa^{33}$  东部方言  $sa^{31}$

羌语支：羌语  $sa^{31}$  普米语  $sau^{13}$  嘉绒语  $sa$  史兴语  $sa^{55}$  纳木义语  $sa^{55}$

彝语支：喜德彝语  $m(u)^{21}$  哈尼语  $dzi^{31}$  拉祜语  $pa^{11}$

(3) “绳子”，纳西语西部方言  $a\eta^{31}$  东部方言  $ba^{33}$

羌语支：羌语  $bze^{33}$  普米语  $bz\phi^{13}$  嘉绒语  $bre$  史兴语  $re^{35}$  木雅语  $we^{53}$

彝语支：喜德彝语  $dzu^{55}ho^{21}$  哈尼语  $a^{55}tsa^{33}$  拉祜语  $A^{35}khe^{33}tsa^{54}$  傈僳语  $hi^{33}tja^{44}$

(4) “犁（名词）”，纳西语西部方言  $dv^{33}$  东部方言  $tshe^{31}thi^{13}$

羌语支：羌语  $to^{33}$  普米语  $t\phi^{55}$  木雅语  $to^{35}$  扎巴语  $d\phi^{35}$  史兴语  $d\ddot{u}^{35}$

彝语支：喜德彝语  $s\eta^{33}gu^{55}$  哈尼语  $nv^{31}tshv^{31}$  傈僳语  $s\eta^{35}go^{41}$  白语  $t\phi i^{55}ke^{55}$

(5) “射（箭）”，纳西语西部方言  $kha^{55}$  或  $kha^{13}$  东部方言  $kha^{55}(qha^{55})$

羌语支：羌语  $qha^{33}$  普米语  $kh\phi^{13}t\phi a^{55}$  木雅语  $qho^{55}le^{53}$  纳木义语  $qha^{35}$

彝语支：喜德彝语  $mbe^{33}$  傈僳语  $b\epsilon^{33}$  哈尼语  $by^{33}$  基诺语  $pe^{42}$  拉祜语  $bo^{54}$

(6) “喝（水）”，纳西语西部方言  $the^{31}$  东部方言  $the^{33}$

羌语支：羌语  $thie^{33}$  普米语  $thi\ddot{e}^{55}$  尔龚语  $wthi$  史兴语  $t\phi hi^{35}$  尔苏语  $tshe^{55}$

彝语支：喜德彝语  $ndo^{33}$  哈尼语  $do^{55}$  傈僳语  $do^{33}$  拉祜语  $do^{31}$

(7) “银子”，纳西语西部方言  $\eta v^{31}$  东部方言  $\eta v^{33}$

羌语支：羌语  $\eta ju^{55}$  普米语  $\eta u\ddot{u}^{55}$  木雅语  $\eta u^{53}$  扎巴语  $\eta ui^{55}$  纳木义语  $\eta u^{55}$

彝语支：喜德彝语  $t\phi hu^{33}$  哈尼语  $phju^{55}$  傈僳语  $phu^{44}$  拉祜语  $phu^{33}$  基诺语  $phu^{31}$

(8) “直（棍子）”，纳西语西部方言  $tv^{55}tv^{33}$  东部方言  $tv^{31}tv^{13}$

羌语支：羌语  $xt\phi^{55}xt\phi^{33}$  普米语  $stu^{55}stu^{55}$  木雅语  $te^{33}te^{53}$  扎巴语  $t\phi^{33}t\phi^{55}$  史兴语  $ta^{55}tu^{55}$

彝语支：喜德彝语  $dzo^{21}$  哈尼语  $go^{55}$  白语  $mio^{42}$  傈僳语  $dzo^{21}$

(9) “逃跑” 纳西语西部方言  $\text{phu}^{31}$  东部方言  $\text{phu}^{33}$   
羌语支: 羌语  $\text{phu}^{55}$  普米语  $\text{phã}^{55}$  嘉绒语  $\text{pho}$  扎巴语  $\text{phi}^{33}$  史兴语  $\text{phi}^{33}$   
彝语支: 喜德彝语  $\text{gu}^{214}(\text{ɿ})^{33}$  哈尼语  $\text{ce}^{33}$  傈僳语  $\text{khi}^{35}\text{gi}^{33}$  基诺语  $\text{tsha}^{33}\text{to}^{31}$

(10) 纳西语西部方言  $\text{ndze}^{31}$  东部方言  $\text{dzi}^{33}$

羌语支: 羌语  $\text{dzo}^{33}$  普米语  $\text{dziẽ}^{55}$  尔龚语  $\text{dza}$  扎巴语  $\text{dzu}^{53}$  纳木义语  $\text{ndzu}^{55}$  史兴语  $\text{dzũ}^{55}$   
彝语支: 喜德彝语  $\text{ni}^{53}$  傈僳语  $\text{ni}^{44}\text{ta}^{55}$  拉祜语  $\text{mə}^{33}$  基诺语  $\text{ni}^{35}\text{ye}^{33}$  哈尼语  $\text{ni}^{35}\text{tsa}^{33}$

以上是 10 组经过挑选的例证,意在说明纳西语不管东、西部方言,确有一批与羌语支语言十分接近的词,而它们与彝语支却并没有明显的同源关系。这一组例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上面仅仅是列出了部分例证,在词汇比较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纳西语仅仅和羌语支有同源关系的词,在比较的 900 多词中共发现 50 多对。当然其中也发现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即纳西语和羌语支同源的词,在羌语支内部并不是清一色地所有羌语支语言都和纳西语同源,而是指多数。

第二,我们在说明纳西语和羌语支在词汇上的同源关系的同时,把彝语支不同源的词列出来,作为参照点,意图在用语言事实证明我后面的结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第 8 组例子“直”字,它们不仅语音上接近,而且重叠形式也一致,这种一致性更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

第三,在这里仅仅举出纳西语和羌语支语言接近的词,意在说明纳西语和羌语支的关系比较接近,并没有否定它与彝语支接近的意思,在词汇比较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纳西语确有一批与彝语支同源的词,因为,从前面词汇比较的百分比就可以大体明白纳西语和彝语支在词汇方面的接近程度。

第四,上述列出的第 6 例“喝”,并不是彝语支和纳西语不同源,从早期语音演变情况来看,它们仍然是一个同源词,而且是藏缅语族多数语言都同源的词。之所以列出来,是为了说明有一批同源词,纳西语的语音演变方面更接近羌语支。这个例证纳西语和羌语支的声母都读舌尖中送气清塞音,而彝语支大多数语言都读同部位的浊塞音。

总之,从词汇比较的百分比和举出的实例说明,纳西语在词汇方面与彝、羌两个语支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的差异拉不开档次,属互有异同的范围之内。下面拟再进一步比较纳西语在语音和语法方面和彝、羌两个语支的异同情况。

## 四 从语音比较看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

过去,国内外学者把纳西语归入彝语支的主要依据是语音特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彝语支”条目一共列出了 7 个特点,其中 6 条是语音,1 条是语法<sup>⑨</sup>,足可以说明语音问题在确定彝语支在藏缅语族语言历史地位中的重要性。

在 6 条特点中,声母 2 条,声母和声调关系 1 条,韵母 2 条,声调 1 条。仔细分析起来,这 6 个特点都不十分典型。现逐条分析如下:

1、该条目说:“各语言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都分清浊两套。纳西语和彝语少数方言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还分单纯浊音和鼻冠浊音两套”。这一特点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景颇语支、缅语支和藏语支讲的,因为这 3 个语支的部分语言和方言里,浊音已经部分消失,而羌语支语言和彝语支一样,全部都保留了塞音、塞擦音和擦音的清浊对立。因此就这一个特点来说,彝语支和羌语支是共同的。关于这一条的后半部分,鼻冠浊音确实是纳西语语音上的一个特点,条目作者也承认彝语少数方言有这个特点。可是我们分析一下羌语支语言的情况。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羌语支多数语言有  $\text{mb}$ 、 $\text{nd}$ 、 $\text{ŋg}$ 、 $\text{ndz}$ 、 $\text{ndz}$  等带鼻冠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因此纳西语的鼻冠浊音总体来说,不是接近彝语支,而是接近羌语支。另外,往深里说,鼻冠浊音不一定是发生学特征,很可能是区域类型特征,因为分布在这个地区的语言,不管羌语支的也好,彝语支的也好,藏语支的也好,几乎都有鼻冠浊音。

2、该条目说:“有的语言,边音、鼻音也各分清浊两套”。这一特点并不是彝语支独有的,羌语支、缅语支乃至藏语支都有这个特点,而且,纳西语却没有这个特点,仅仅在东部方言边音分

清浊。

3、该条目说：“有些语言（如傈僳语）的清辅音各调都出现，而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主要出现在 33、21 两个调上”。这个特点似乎是彝语支部分语言的特点，纳西语的声调并不与之一致。

4、该条目说：“各语言的元音全部或大部松紧对立”。这一点确实是彝语支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随着学术界对松紧元音特点和来源认识的深化，对上述说法值得进一步分析。首先，松紧元音不仅仅分布于彝语支，在缅语支、景颇语支和羌语支的部分语言里也有分布，松紧元音并不是彝语支所特有，但多数彝语支语言松紧元音特点和来源接近，这确实是事实，但这主要指彝语支中的几个核心语言，如彝语、拉祜语、哈尼语、傈僳语等。纳西语是否有松紧元音，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从客观语言事实上讲，纳西语存在紧元音，但仅仅出现在少数几个高位元音上，而且这些带紧喉色彩的高位元音，在音色上和舌位高低、口腔开合方面与松元音有明显不同，因此，语言学者们在归纳纳西语语音系统的时候，往往把紧元音处理成为不同的元音，不把它当作松紧对立看待，此其一。第二，值得注意的是纳西语的松紧元音，与彝语支几个核心语言的松紧元音在分布、在特征、在来源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而在这一点上，纳西语的紧元音恰恰与羌语支南支中部分语言的紧元音有雷同之处。这是值得人们深思，论证起来又有较大学术难度的问题。

5、该条目说：“各语言的韵母全部或大部是单元音。纳西语、傈僳语和彝语云贵方言有少数复元音，没有塞辅音韵尾”。这里已经点出了纳西语和多数彝语支语言不一致的地方，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羌语支所有语言和纳西语都非常接近。此处所指的复元音，是指后响的复元音，即以[i]、[u]乃至[y]为介音的复元音，而不是带元音韵尾的前响复元音，彝语支的部分语言已经发展了这类复元音。此外，纳西语的韵母还有一些特点与羌语支语言接近，例如，它们都有卷舌元音；单元音的数量比彝语支的其他语言要多一些等等。羌语支北支的一些语言仍保留了部分辅音韵尾，包括塞辅音和鼻辅音韵尾，这一点是与纳西语不同的地方，如嘉绒语和尔龚语等。但是羌语支南支的语言韵尾已经全部消失，在这一点上与纳西语完全相同。

6、该条目说“有 3-5 个声调。调型简单，没有曲折调”。这样的论述已经不能概括彝语支声调的特点，因为彝语支语言声调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近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sup>⑨</sup>，对声调演变规律的认识已经处在较高水平。纳西语的声调与彝语支核心语言的对应十分错综复杂，应该说它们不在一个层次上。前面所引陈康关于彝语支声调研究的论文，就不把纳西语放在彝语支里一起进行研究，这本身说明它的特殊性。纳西语的声调与彝语支多数语言相比，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首先，它不象彝语支多数语言那样，声调和元音松紧有密切关系；其次，它和彝语支多数语言在声调的对应关系比较松散；再其次，汉语的人声字在纳西语里单独形成一个调类，这与羌语南部方言里汉语入声字借入羌语以后形成一个单独的调类情形十分相似。

综上所述，纳西语在语音方面的总特点也是介于彝语支和羌语支之间，特别是它与羌语支南支的一些语言，语音特点更加接近。

## 五 从语法比较看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历史地位

前人在论述彝语支语法特点时十分简单，大百科全书的条目是这样描述的：“虚词和词序是主要的语法手段，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形容词、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后面。量词丰富。有的语言有标志各种句子成分（包括主语、宾语）的助词。”<sup>⑩</sup>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面大部分特点是藏缅语族语言共同的特点，如语法手段问题、基本语序问题、形容词和数量词组的位置问题、主宾语助词问题等等。近几年来，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比较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各语支的语法差异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我们从藏缅语族语言总体角度来把握纳西语语法的特点，比较能够说明它的历史地位。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动词的重叠问题<sup>⑪</sup>。动词重叠是藏缅语族一些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但重叠后的语法意义却

有较大的差别，纳西语动词可以重叠，重叠后的语法意义是数量的增加，具体表示互相动作、反复动作和多次动作，这一点与羌语支语言基本相同<sup>⑩</sup>。请看下面纳西语和羌语支语言相比较的一组例证：

语言	动词	重叠动词	语法意义
纳西语	la <sup>55</sup>	la <sup>55</sup> la <sup>33</sup>	互相打，打架
羌语	qua	quəqua	互相打，反复打，打架
嘉绒语	katop	kaŋatoptop	互相打，打来打去
普米语	tsiɛu <sup>55</sup>	tse <sup>55</sup> tsiɛu <sup>13</sup>	互相打，打架
贵琼语	di <sup>35</sup>	di <sup>35</sup> di <sup>35</sup>	互相打，打架
尔苏语	htsu <sup>55</sup>	htsu <sup>33</sup> htsu <sup>55</sup>	互相打，反复打
尔龚语	za	zaza	互相打，打架
扎巴语	ra <sup>35</sup>	ra <sup>35</sup> ra <sup>35</sup>	互相打，反复打
木雅语	da <sup>33</sup>	de <sup>55</sup> da <sup>33</sup>	互相打，反复打
纳木义语	ndy <sup>55</sup>	ndy <sup>55</sup> ndy <sup>55</sup>	互相打，打架
史兴语	dzi <sup>35</sup>	dze <sup>33</sup> dzi <sup>35</sup> de <sup>55</sup>	互相打，撕打，打架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分析，西夏语中也有用动词重叠表示互相动作和反复动作的语法现象<sup>⑪</sup>，这样看来，羌语支内部在互动语法范畴上面是非常一致的。藏缅语族不少语言动词有互动范畴，但语法形式有一定差异，纳西语在这一点上与羌语支语言完全一致，不仅语法意义相同，语法形式也相同，甚至连动词重叠的语音异化现象都大体一致，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顺便提一句，与纳西语相邻的彝语，动词也可以重叠，但重叠后的语法意义表示疑问<sup>⑫</sup>，和羌语支语言和纳西语明显不同。

2、羌语支语言形容词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多的基本形容词词根采用叠音形式。刘光坤在讨论羌语支语言特点时有一篇文章，其中在谈论羌语支形容词的特点时有这样一句话：“羌语支大部分语言的基本形容词用叠音或双声形式”<sup>⑬</sup>。仔细观察纳西语的形容词，和羌语支语言一样，也有一批形容词采用叠音或双声形式<sup>⑭</sup>。例如：

uə <sup>55</sup> uə <sup>33</sup>	圆（球）	ʂər <sup>31</sup> ʂər <sup>33</sup>	方（桌）	khɛ <sup>33</sup> kho <sup>33</sup>	远
tv <sup>55</sup> tv <sup>31</sup>	正（帽子戴正）	nə <sup>55</sup> nə <sup>33</sup>	脏	se <sup>33</sup> se <sup>31</sup>	凉快
ka <sup>31</sup> ka <sup>33</sup>	痒	tɕi <sup>55</sup> tɕi <sup>55</sup>	小	xy <sup>13</sup> xy <sup>31</sup>	红
na <sup>13</sup> na <sup>31</sup>	黑	phər <sup>13</sup> phər <sup>31</sup>	白	xər <sup>13</sup> xər <sup>31</sup>	绿

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的加深，是多数藏缅语族语言共有的特点，彝语支也不例外。但是，基本形容词词根采用双声或叠音形式，这在藏缅语族里只有羌语支语言才这样丰富。纳西语在这一点上与羌语支语言一致，这也决不是偶然现象。

3、羌语支语言语法方面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动词有趋向范畴，其表达方式是在动词词根前面加不同的前缀表示行为动作朝着特定的方向进行。所有羌语支语言包括西夏语都有这一语法范畴。多的有9个趋向前缀，一般有6个，最少也有3个。趋向范畴在羌语支语言内部有明显起源上的共同性。在藏缅语族语言里，表示趋向语法意义的语言较多，但多数用趋向动词或动词后加表示趋向语法意义的后缀表达。与羌语支语言在语法意义、语法形式上有明显一致关系的语言只有纳西语的东部方言<sup>⑮</sup>（纳西语西部方言未发现）。这是纳西语在语法上与羌语支语言联系的又一条纽带。

4、大家知道，纳西语有表示以家庭为单位的人称代词，普米语中把它称为“集体代词”。无独有偶，纳西语里的这一语法现象，只有在羌语支语言里找到相类似的语法形式。试举例比较如下<sup>⑯</sup>：

人称	纳西语	普米语	贵琼语	语法意义
第一人称	ŋa <sup>13</sup>	ɛ <sup>55</sup> by <sup>55</sup>	ŋɔ <sup>33</sup> ku <sup>55</sup>	我家，我们家
第二人称	na <sup>13</sup>	ne <sup>13</sup> by <sup>55</sup>	nũ <sup>33</sup> ku <sup>55</sup>	你家，你们家
第三人称	ta <sup>13</sup>	tə <sup>55</sup> by <sup>55</sup>	to <sup>33</sup> ku <sup>55</sup>	他家，他们家

这里，我们看到了纳西语对家庭概念的表达方式，与羌语支部分语言的一致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纳西语的表达方式与羌语支语言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注意到纳西语的集体代词都使用的低声调，显然它是在人称代词的基础上与另一个音节结合而成，使人称代词改变了韵母和声调。这种连读合音现象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是经常发生的。这样分析起来，纳西语和属于羌语支的普米语、贵琼语在集体代词的构成和语法意义、语法形式上的一致性就显而易见了。

5、大百科全书“彝语支”条目里说到彝语支“量词丰富”，这话不假。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sup>④</sup>，藏缅语族语言里的量词是后起的，它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也提到彝语支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是量词最丰富的语支。其中功能方面有4个显著特征，即：数量多，在语法系统中的作用大；有表量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有指示作用；可直接加在名词后面，起类别作用。以这4个方面来考察一下纳西语里量词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从数量来看，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里不是最丰富的，特别是在彝语支里是这样，它大概处在不是最多，但也不是最少的中间状态；表量作用这一点纳西语里是比较重要的，除了象景颇语支和藏语支量词的表量作用还不十分明显和重要外，羌语支和缅语支的量词都有较重要的表量作用；指示作用和类别作用在纳西语里基本上看不到。因此我们可以说，纳西语里的量词基本上处在类似羌语支和缅语支的发展阶段。

6、纳西语里存在动词有类别范畴。存在动词的类别范畴是指表示不同性质的客观事物使用相应类别的存在动词。藏缅语族语言里只有羌语支和少数彝语支语言有这一特点。纳西语有4个存在动词，它们是：ndzy<sup>33</sup>表示有生命动物的存在；dzy<sup>33</sup>表示一般事物和抽象事物的存在；dze<sup>31</sup>表示不能任意移动事物的存在；zi<sup>33</sup>表示事物存在于容器或包含于另一事物之内。纳西语动词类别范畴的语法意义及其使用范围，与羌语支语言十分接近，对客观事物的分类也大体一致，相同语法意义的存在动词有的有明显起源上的共同性。

除了上述6个方面的比较，说明纳西语和羌语支语言有密切关系外，在反身代词的组成、名词复数的表示方法、结构助词的使用特点等方面，与羌语支语言都有明显的一致性，这里就不一一分析说明了。

## 六 讨论

1、上面我对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从词汇、语音和语法3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比较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纳西语和羌语支、彝语支的两个方面，由于过去一般都认为纳西语是彝语支中的一个语言，因此讨论的中心偏重在与羌语支的比较方面，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要声明，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想推翻纳西语放在彝语支里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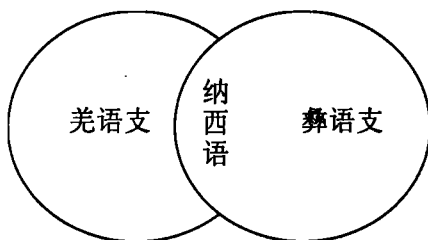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少数民族语言分类问题研究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情况。例如有的语言看起来应该归在甲语言集团，可是一深入研究，发现它与乙语言集团也有密切的关系。纳西语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当前语言学界往往把这类语言称为两个语言集团之间的联系语言或分界线上的语言(Link language)。我1988年在日本发表的一篇题为《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sup>⑤</sup>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里联系语言有两层意思，一是处于联系语言地位的语言，保留藏缅语族共同特点多。这些特点往往能和现代语言或方言挂得上钩，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较明显。例如独龙语和嘉绒语无论在语音方面或者语法方面，都保存了较多藏缅语族语言的早期面貌，这些面貌有的在甲语言集团中保存，有的在乙语言集团中出现，有的在丙语言集团中有遗迹。另一层意思是有的语言处在两个或多个语言集团的交界地带，在词汇上与甲语言集团接近，在语法上又有乙语言集团的某些重要特征，而语音上，却完全象丙语言集团。例如纳西语即属于此种语言。在语音和词汇方面，与彝语支语言很接近，但在某些重要语法特征方面以及部分词汇方面又和羌语支语言很接近。”通过上面的比较，我认为纳西语是符合这个分析结论的。此外，联系语言不仅仅局限在语支之间，语族之间、语群之间乃至语言内部划分方言之间都可能出现上述情况，这就需要在做语言谱系分类研究或者划分方言时，要抓住语言的本质特征，并采取谨慎、严肃的态度。

2、近几年，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章比较多，如盖兴之、姜竹仪的《纳西语在藏缅语言中的地



位》(民族语文 1990 年第 1 期, 以下简称盖文)、李永燧的《羌语群刍议》(民族语文 1998 年第 1 期, 以下简称李文)、拉玛兹偃的《纳木依语支属研究》(民族语文 1994 年第 1 期, 以下简称拉文)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纳西语与羌语支和彝语支之间的关系, 但比较结果和所得结论大相径庭。例如, 盖文和拉文都把小舌音作为语音比较的依据, 固然, 小舌音是所有羌语支语言的共有特点(顺便说明, 拉文说纳木义语没有小舌音, 这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 纳西语东部方言也确有小舌音, 但现在看来, 能否以小舌音有无作为确定语支划分的语音依据之一呢?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因为小舌音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语言里发现, 同时小舌音是藏缅语族语言的原始遗存还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仍然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在藏缅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地位值得研究。又如, 拉文把纳木义语和纳西语比较, 得出纳木义语是彝语支的结论, 殊不知纳西语本身的历史地位是介于羌、彝两个语支之间的一个语言, 拿纳西语作为彝语支的代表语言进行比较, 岂非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 得出的结论还能禁得起推敲? 李文提出羌语群的新思路, 文章在列举了藏缅语族一些语言存在分类上的分歧意见后指出: “纳西语不少人认为是彝语支, 但有人指出它有不少词接近羌语支语言。这些看法的分歧和矛盾, 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认识上达到的水平, 一时未有共识;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语言有不少共同点, 可以上推它们来自一个共同语——共同羌语。”这里提出了一个时间深度和分化层次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一假设进一步得到论证的话, 那么, 纳西语是最早从彝语支里分化出来的一个语言。

3、根据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比较研究, 我们大体可以用一个图形来说明纳西语在羌、彝两个语支中的历史地位:



① 详情请参阅 Auguste Desgodins: “Mots principaux des langues de certaines tribus qui habitent les bords du Lantsang-kiang, du loutze-kiang et Irrawaddy”, Bull. Soc. Geog., ser. 6, 5: 144-50. [Vocab. TB: Lisu, loutze(Melam), Minchia, Moso, Tibetan(Tseku); TK: Khamti]

② 请参阅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Lolo and Mosso Writings”, Proc. R. Geogr. Soc. Papers 1:1: 142-3. 1882.

③ Laufer Berthold: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P, 2.11.1.; p.1-126.

④ 详情请参阅 Robert Shafer: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出版, 1974.

⑤ 参阅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⑥ 详情请参阅 Austin Hale: “Research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Monton Publishers,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1982.

⑦ 参见孙宏开等《藏缅语语言和词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⑧ 关于羌语支内部分南支和北支的意见, 详情请参阅拙作《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载《东亚的语言和历史》日本松香堂出版, 日本京都, 1988 年。后转载于《云南民族语文》1990 年第 2 期。

⑨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第 499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以下本文所引文字, 均见该条该页, 不再另注明出处。

⑩ 值得提到的论文有李永燧的《彝彝语言声调比较研究》载《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陈康的《彝语支声调诠释》载《民族语文》1991 年第 3 期等。

⑪ 这段引文出处与注⑨相同。

- ⑫ 关于动词重叠问题, 详情请参阅拙作《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一文的“重叠形式”一节, 该文载《民族语文》1995年第2期。
- ⑬ 详情及具体例证请参阅拙作《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
- ⑭ 关于西夏语中动词重叠表示互动的例证请参阅注13该文的第13页。
- ⑮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情请参阅拙作《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来源》载《民族语文》1995年第5期。
- ⑯ 参见刘光坤《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试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 ⑰ 纳西语例证引自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68页, 民族出版社, 1985年。
- ⑱ 关于这一语法情况是傅懋勳先生80年代在永宁实地调查纳西语以后告诉我的。可惜未见到具体资料。但我坚信这一现象是完全可能的。本人如有机会将对此问题进行调查了解, 然后再详细报道。
- ⑲ 普米语的例证引自陆绍尊《普米语简志》第33页, 民族出版社, 1983年。贵琼语材料见拙作《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第117页, 载《民族学报》1983年总第3期, 云南民族出版社。
- ⑳ 详情请参阅拙作《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载《中国语言学报》总第3期, 商务印书馆, 1989。
- ㉑ 该文载《东亚的语言和历史》, 引文见该书71页, 日本京都松香堂出版, 1988年。

## 参 考 文 献

- Paul K. Benedict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guste Desgodins *Mots principaux des langues de certaines tribus qui habitent les bords du Lan-tsang-kiang, du loutze-kiang et Irrawaddy*, Bull. Soc. Geog., ser.6, 5: 144-50. [Vocab. TB: Lisu, loutze (Melam), Minchia, Moso, Tibetan(Tseku); TK: Khamti]
- Austin Hale 1982 *Research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Monton Publishers,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82 *The Lolo and Mosso Writings*, Proc. R. Geogr. Soc., Sup. Papers 1. 1: 142-3
- Laufer Berthold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P, 2.11.1:, p.1-126.
- Robert Shafer 1974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Wiesbanden: Otto Harrassowitz
- 陈 康 1991 彝语支声调诠释, 《民族语文》第3期
- 陈士林、边仁明、李秀清 1985 《彝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等 1991 《藏缅语十五种》,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和即仁、姜竹仪 1985 《纳西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 李永燧 1992 缅彝语言声调比较研究, 《民族语文》第2期
- 刘光坤 1989 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试析,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 孙宏开 1983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 第117页, 《民族学报》总第3期, 云南民族出版社
- 1984 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 《民族语文》第4期
- 1988 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 《东亚的语言和历史》日本松香堂出版, 日本京都。后转载于《云南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
- 1995 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 《民族语文》第2期
- 孙宏开等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1986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0087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